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 嘉禮二十五

### 昏禮

儀禮士昏禮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於五禮屬嘉禮 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馬氏云日未出日入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三商據整數言其實二刻半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娶必以昏者取其近夜也

# 昏禮

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士者辟下達之文也

## 下達納采用鴈

注 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以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鴈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陸氏佃曰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

朱子曰下達之說注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為近是蓋大夫執鴈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采用鴈如大夫乘

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注疏知乘墨車為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為用雁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于庶人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也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贄不用死故不得不越排而用雁耳今注疏既失其指陸于下達之義雖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鴈通為一義則亦未為

盡善

也

敖氏繼公曰此謂自天子下達于庶人納采皆用鴈也經惟有士昏禮故因以下達之文見之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雁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娣姒傳言女家已許乃敢納其采女之禮采者取也用雁者先儒謂取其不再偶義恐或然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强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

用雁

也

蕙田案下達用鴈先儒順陰陽往來及敖氏不再偶之說似屬附會蓋男先乎女六禮皆然故曰下達不特用鴈一事敖氏從朱子攝盛之義而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雁乃大夫之摯本非士庶人所得用故為攝盛若卿以上自當用其本等之摯不必下同于大夫矣蓋士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

死是也

主人筵於户西西上右几 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户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 疏 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

張氏爾岐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坐乃受之西上席首在西也鄉射燕禮等設席皆東上以近主人為上是統于人今以神尊不統于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

使者玄端至 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 疏如主人是上士則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則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則屬亦當是下士禮窮即同也士冠禮玄端士莫夕于朝之服又以玄端祭廟今使

者亦於主人廟中行事也

蕙田案使者注疏謂中下士教君善以為家臣似注疏説是家臣不宜服玄端也下經從者畢玄端疏又以為僕隷存參

擯者出請事入告注擯者有司佐禮者也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主人如賔服迎於門外再拜賔不答拜揖入注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張氏爾岐曰此時賔自執鴈

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注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惟聘禮則公升二等賓始升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

蕙田案賓尊於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

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敖說是

授於楹間南面注授于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張氏爾岐曰授謂授鴈楹間兩楹之間凡授受敵者於楹間不敵者不于楹間君行一臣行二是也今使者不敵而授於楹間明為合好故其遠近之節同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注老羣吏中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為室老士雖無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蕙田案以上納采

擯者出請注不必賓之事有無

敖氏繼公曰請請事也下文倣此

賔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賔入授如初禮注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疏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入門升堂授鴈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

張氏爾岐曰案記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賔受命乃降是主人既受鴈還復阼階之位西面以女名對賔賔乃降階出門也此一使兼行二禮既采須卜其事相因故也

蕙田案以上問名

陳氏禮書禮言婚姻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

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賔受主人鴈訖降出擯者出請賔執鴈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賔主人迎于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于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殽全則攝贄以鴈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

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於房中注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

張氏爾岐曰徹去北几設將授賓也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為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

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注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遁疏揖讓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也主人北面再拜者拜賓至此堂飲之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

秋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於筵几獻者拂几皆若此畢於尊者則内拂之授授者几授几之法畢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閒執之授設皆然受几之時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閒皆横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于坐南北面陳之位為神則右之為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

注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注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為飲食起

張氏爾岐曰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于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

乃於阼階上拜送此醴古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率如此

賛者薦脯醢賔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注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閒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賔即筵奠於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注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賔降授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蕙田案以上醴賔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張氏爾岐曰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鴈及主人醴賓取脯出門之節並如之

蕙田案以上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昬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

疏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為贄故也周禮純帛緇帛也是庶人用緇無纁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玄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偶三玄二纁也

陳氏禮書鄭氏釋周禮曰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然考之于史曰錦繡千純又曰丈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

不知此

臧氏世佐曰以三玄二纁釋五兩則玄六端纁四端矣其説本之聘禮鄭注本之雜記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是也但贈是送死之制幣此則用以聘女吉凶不同其制或異古紂字多訛為純鄭改純為緇不為無據然玄而不纁與此不合疏以緇為庶人禮亦無明文可證陳氏説可以叅考

蕙田案以上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注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敖氏繼公曰壻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

蕙田案以上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 注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内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

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兎腊也肫或作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親迎之禮先陳同牢之饌乃乘車往迎婦至成禮共三節

設洗於阼階東南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注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大羹湆在爨注太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

綌冪加勺皆南枋注墉墻也棜所以庪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尊於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注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

蕙田案以上將親迎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主人壻也爵弁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袘謂緣也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士而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敖氏繼公曰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為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袘不言衣帶韠與士

冠禮互見也從者謂在車及執燭者也從者棧車也

張氏爾岐曰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故云冕之次士助祭於公用之是士服之盛者大夫以上親迎則皆冕服矣疏以為五等諸侯亦不過玄冕天子親迎當衮冕或然也

盛氏世佐曰郊特牲孔疏云士昏用上服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朱子嘗是其說賈云五等諸侯亦不過玄冕殆誤

婦車亦如之有裧 注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

盛氏世佐曰亦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

時之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孤卿以下至士皆與夫同唯有裧為異裧周禮謂之容詩謂之幃裳一名童容（周禮作幢容）容者以為車之容飾也幃裳者以其幃障車之傍如裳也其上有蓋謂之童容四傍垂而下謂之裧（裧與襜同）其實一物也男子立乘有蓋無裧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裧敖君善云以布為之想當然耳又云在上曰裧在下曰帷裳此唯有裧而已以裧與帷裳為二非也鄭注雜

記云裧謂鼈甲邊緣裧固在旁不在上又案裧車之形不見於聶氏三禮圖

蕙田案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帷或謂之幢容似係一物

至於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次

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服次其副唯于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此純衣即衣褖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為袡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為此服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纇黼在其後

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纇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陳氏云袗設飾也說文曰聚㲋也彔屬顏與聚㲋通袗元設飾以元也顏黼以彔為領而刺黼也

蕙田案注引詩諸娣從之釋女從者非也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娣姪從之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不備娣姪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月之親也據此則卿大夫已異於諸侯之禮矣何況士乎女從者即下經所謂婦人送者耳

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主人

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從故主人不參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蕙田案女已從男故稱婦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注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

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東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疏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景蓋以禪縠為之

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為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于女父家則女父又當為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為主人則壻當為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于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父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為大而義之由內矣

陳氏禮書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非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

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蕙田案以上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奥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疏御與婦人為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

李氏心傳曰御壻家之女侍也

蕙田案御為壻家女侍故後文媵餕主人之

餘御餕婦餘不為褻矣

敖氏繼公曰奥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前設於神席也夫婦既升而並俟於堂媵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于席上也婦立于尊西則尊亦當戶明矣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下相親之義也

蕙田案媵御交侍沃盥示交親之義也盥者夫與婦以將禮食也敖氏以為媵御盥非夫亦盥于北洗故經不見出入之文注謂壻盥於南洗恐未安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於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注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北面載執而俟注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匕者逆退復位於門東北面西上注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注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湆於醬南注饌要方也設對醬于東注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於敦南對敦於北注啟

發也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薦菹醢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注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湆用指咂醬三飯卒食注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注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疏壻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牢籑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答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於菹豆注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注婦拜見上篇見母

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

贊答拜受爵

敖氏繼公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之賜也贊答拜亦一拜也受爵出奠於篚乃復洗他爵以升

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注亦無從也

敖氏繼公曰至是乃用巹者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親之意也亦如之者亦如初而無從也

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注贊酌者自酢也

敖氏繼公曰三酳乃自酢變于常禮也

主人出婦復位注復尊西南面之位

蕙田案前文夫婦皆答拜此時夫婦室中之拜皆順其東西向與謂夫婦也主人出為將脫服於房也婦但當脫服於室故不出復舊位而立也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尊否注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

主人說服於房媵受婦說服於室御受姆授巾注巾所以自潔清

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䀏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

疏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易處者前者

示陰陽交會有漸令取陽往就陰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室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

疏曰案疏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云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說纓之纓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今主人親脫之者明此纓為已而繫也然亦暫脫之耳婦事舅姑衿纓仍當飾之

燭出注昏禮畢將卧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注外尊房户外之東尊媵侍於户外呼則聞注為尊者有所徵求

蕙田案以上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宫

蕙田案特牲主婦宵衣盖士妻之正服也解見前疏謂純衣纁袡嫁時之盛服故事已而復其常也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注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音煩注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筊籚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注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修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

蕙田案棗栗腶脩所以為贄也乃皆奠之而

不敢授者凡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舅撫而姑舉示受之也舅姑答拜與冠禮母拜之之拜同

張氏爾岐曰婦見舅訖復自西階降受腶脩以見姑

蕙田案以上婦見舅姑

贊醴婦注醴當為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於戶牖閒注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甒醴於房中婦疑立於席西注疑正立自定之貌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

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注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於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蒐田　案以上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注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奥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　疏自側

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周人吉禮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以異尊卑也

蕙田案異俎則異席但同在奥而東面耳東面舅南而姑北

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注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席於北墉下注室中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注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注奠于篚婦徹於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

之錯注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為姑

蕙田案士之媵無娣姪故曰雖無娣媵先則士之媵蓋以他女備之然既曰媵則始至之時亦客之也故酳媵在御先媵御固同餕姑之餘但止飯黍而無食舉故止與始飯敦黍而交錯餕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餕之分敦黍之意注謂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似可商

又案以上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酢酬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歸婦俎於婦氏人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蕙田案昏義厥明饗婦乃異日也注疏謂大夫以上或異日士同日非

又案以上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疏尊無送卑之法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疏凡速者皆就館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注贈送也就賓館

蕙田案以上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沒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

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于禰鄭云舅姑沒者也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

席於廟奥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 注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張氏爾岐曰席於廟奥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舅姑別席異面象生時婦見之禮與常祭同几者不同也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 注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菜也皇君也 疏盥于門外此亦異于常祭云某子者言若張

子季子也

張氏爾岐曰𤣥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與

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疏婦人以肅手為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男子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况也

盛氏世佐曰婦人拜法見於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注云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為長子

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惟肅拜為正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與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也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即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嬴施於其臣疏家以為私求法非禮之正然嬴時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凶拜

與扱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注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況者明其為拜中之最重非為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為夫為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疏引鄉飲酒禮注推手曰

揖引手曰撎為證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也若然女拜益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人見舅姑手棗栗腶修拜而後奠若坐拜必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殆未講乎肅拜之法與特牲禮主婦致爵訖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郝氏又謂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於禮未當且廟見婦拜扱地舅姑坐拜不當扱地耶愚

謂扱地之拜為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豈宜施於具慶者哉先聖使婦人肅拜所以重男女之别也拜君賜拜君舅君姑非不欲加隆焉而禮有所止惡其不純乎吉者參之也郝氏每以臆見測古禮無怪乎其疑之也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注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户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于姑婦出祝闔牖户注凡廟無事則閉之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

之禮注因于廟見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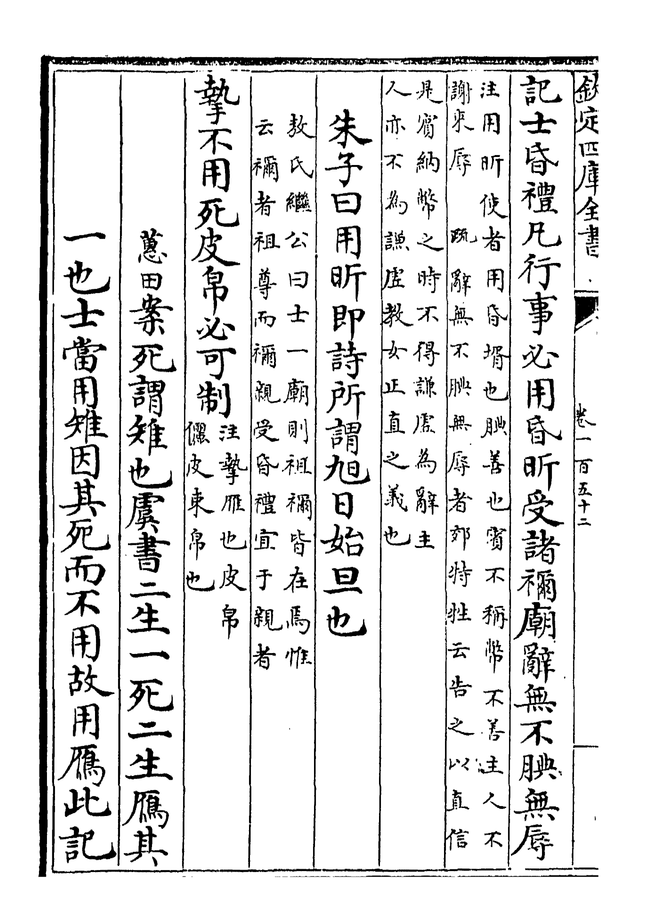
臧氏世佐曰上云贊醴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所助故直指其人言之郝氏敬於醴婦章嘗以男女不親授受今用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獻疑張氏爾岐亦云嘗疑此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有說非末學所可臆度愚謂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為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酢致爵之事古人行禮固不以為嫌後人不之疑而獨疑昏禮何居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為祭主非以三月為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與于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注舅姑没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臧氏世佐曰春秋宣五年經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于舅姑舅姑醴之而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于饗婦之後即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殁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儀也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後送者乃可歸故經言壻饗送者于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云此禮宜行于始嫁之時非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尊卑先後之次矣

蕙田案以上舅姑没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章言禮之變亦記體也凡言禮之變者二一後世變禮自不合入經如冠禮不醴若殺此篇不親迎之類是也一古者元有其禮以通乎正之所窮特以非常故不見扵經而賢者識之以補其所未備如冠禮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無父之類是也此章亦其類矣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注人不謝來辱　疏辭無不腆無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是賓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為辭主人亦不為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朱子曰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

敖氏繼公曰士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者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于親者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注摯鴈也皮帛儷皮束帛也

蕙田案死謂雉也虞書二生一死二生鴈其一也士當用雉因其死而不用故用鴈此記

所以釋用鴈之義必可制謂當其人與時之宜可制而服之也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過美則不可制而况濫惡乎是皆謂之不可制而非所云幣必誠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注殽全者不餒敗不剥傷

郝氏敬曰同牢禮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鯽魚性相依附曰鮒殽用全牲體備也

敖氏繼公曰殽全謂豚俎也殽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而分為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殽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惟同牢之禮用其全耳郝氏說近之

蕙田案以上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祖廟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廟已毁則教于宗室注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張氏爾岐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其與諸侯共高祖者是緦麻之親教之於公宫其共曾祖共祖共禰廟者皆教於公宫可知也若與君絶服者則于大宗之家教之大宗之家謂别子之世適長子族人所宗事者也

臧氏世佐曰宗子所以尊祖收族女子將嫁教于宗室三月亦收族之一端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于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于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為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于何教乎教于大宗則已遠教于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

蕙田案以上記笄女嫁女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注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蕙田案此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賔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注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疏祭醴謂賛醴賔之時禮成于三始祭醴之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三也張氏爾岐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

蕙田案以上記祭醴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内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庭位併

敖氏繼公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左首謂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攝嫶亦並行也西上統乎賓也

張氏爾岐曰納徵之禮賓執束帛入別有二人執皮以爲庭實其執之之法襞攝之使文在內兩手兼執其四足首向左二人相隨入門至庭則併立以西爲上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注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自由也

張氏爾岐曰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主人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

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旣受皮遂坐攝之復使内文逆退適東壁者初二人相隨自東而西及退反東壁則後者在前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庭實之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注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注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

張氏爾岐曰母在房户西南面女出房至母左時父阼階上西面戒之母送女至西階上乃戒之也父於

不降送庶母及門內中父母之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母戒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持几者重慎之疏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今人猶用臺

蕙田案此記婦升車乘几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於尊棄餘水於堂下階間加勺注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

蕙田案此記玄酒之節

笄緇被纁裏加於橋舅答拜宰徹笄注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庋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為鐈

蕙田案此記笄飾及受笄之節

婦席薦饌於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饗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注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婦酢舅更爵自薦注更爵男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於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為禮

凡婦人相饗無降注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既言凡者欲見舅姑共

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蕙田案以上記醴婦饗婦餕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蕙田案注云助祭蓋兼舅姑存沒適婦庶婦而言三月之後婦道既成故凡祭皆行也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内賔宗婦皆與若謂助夫祭為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為得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為主婦也注是

疏不合

又案此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

張氏爾岐曰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

盛氏世佐曰庶婦之醮當適婦之醴其不饗又因不饋而見非一義也注以不饗釋醮疏云以醮替饗誤矣醮之位未聞以冠禮醮世子法例之當在房外教

氏謂亦在户牖閒非或疑醮禮亦行於婦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寔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於適與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外之位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禮畢乃入室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婦席於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蕙田案此記庶婦禮

敖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欲其相

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注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蕙田案以上記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注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盛氏世佐曰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孫叔孫之類男子恒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即以伯仲為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祁東郭偃之姊曰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為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為氏如詩稱戴嬀

太任皆曰仲氏是也上文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為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於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耶注誤以問名為問姓嫌于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真曲說也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為名有二種之說皆泥于婦人不以名行之說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于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

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梱唯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問也姜氏上均以問名為問字亦未為得昏義孔疏又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為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皆賓在廟門外與擯者對荅之辭即經

所謂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嘗曰敢問名主人則以女名對之即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為致命之辭張氏爾岐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皆未的夫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於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畧之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注卒曰某氏不記之

者明為主人之女

蕙田案注當云對以女名今曰某氏與前經主人受鴈還西面對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其為主人之女更未安見前盛氏辨中

又案以上記問名之辭

醴曰子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注言從者謙不敢斥也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注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注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注賓辭也不得命者

不得辭己之命

蕙田案以上記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注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某婿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注與猶兼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

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注典常也法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注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注曰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注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

注須待也

蕙田案以上記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注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

蕙田案此記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注子壻也疏父醮子用酒在寢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注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注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太姒嗣徽音

張氏爾岐曰謂婦爲相以其爲夫之助也注以勗帥以敬八字爲句恐謂當四字爲句事嗣叶相常首尾叶若曰令往迎爾相以承我宗事當勉帥以敬使其惟先妣是嗣汝之敬必有常不可敬始而怠終也末句中勸之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注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敖氏繼公曰壻家告期而賓乃云吾子之命者不敢自專若受命于婦家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注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

盛氏世佐曰鄭以鞶為囊杜氏注左傳以為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氏之疏無曲鄭而直杜以易氏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縏袠之縏亦當為帶然縏字從糸鞶字從革則一為囊一為帶自屬兩義丈夫之帶有二一為大帶以束衣一為革帶以佩韍玉之等婦帶應如

之鞶為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與凡佩繫于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為之佩也

蕙田案以上記親迎及父母戒女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張氏爾岐曰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本補入或嘗有鄭注而今逸之矣姆教人者

蕙田案此記姆辭壻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盛氏世佐曰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為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為之尊大宗也母没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於禰而其詞皆稱將名也母不通使義見公羊傳又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劉向說苑載夫士昏詞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兄竝稱恐未安

支子則稱其宗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盛氏世佐曰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為宗者如庶子為父後是也有宗子而為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父

非適長則於祖為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則於曾祖為支矣推而上之即至為繼高祖之宗而於大宗仍為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支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俗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以類推矣

弟則稱其兄注弟宗子母弟亦謂無父者

敖氏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蕙田案以上記命使之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注女氏稱昏壻稱姻覿見也

敖氏繼公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

盛氏世佐曰敖氏無父者不親迎之說非也據昭元

年左傳載楚公子圍娶婦事云請以衆迎又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来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注云親迎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晁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父廢也而況大夫以下乎其為臆說無疑矣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注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注非他故彌親之詞命謂將走見之言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注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于賓客也壻見于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注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注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

闈扉立於其內注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闈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注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注及與也無幣異于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

蕙田案以上記不親迎見婦父母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篇於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之說然記有之曰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齋戒以告鬼神而謂非告廟可乎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他傳記足以補之者君子弗棄也隱八年左傳載鄭公子忽逆婦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之事注云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杜義要有所本竊疑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則自告時忽父見在而疏以為逆者當自告恐未是鄭氏蓋主不告廟之說故其解左傳以祖為軷道之祭注

曲禮之告鬼神則以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當之解左之說已見斥於孔疏而曲禮注顧未有非之者夫於廟爲神席乃女氏之事記者之意葢主男氏而言不可援以爲証也況女父筵几於廟是重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與厚别意微異左傳又載楚公子圍娶婦告廟事疏云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釋幣於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于

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此說得之朱子經傳通解

右白虎通義而疑左氏不足信愚未敢以為安

右儀禮士昏禮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二十六

昏禮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

判合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

高氏愈曰判當作胖胖者胸背之骨兩形而聯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儀禮所稱夫妻胖合即此也判妻謂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妾以其子者欲令别于父母自養者故書之

蕙田案判妻入子高氏說較注疏為直截即

下文男女之無夫家者也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男女之

鰥寡者也

王氏應電曰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歟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而其陰至于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政而開為此法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德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于昏禮用鴈從一而終實萬世綱常爰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為世勸實並行而不悖也

蕙田案程子之言禮義自守之正也注疏之意恵鮮鰥寡之仁也王者參贊化育守經達

權與匹夫硜硜之節自有不同王氏發明之是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

禮記昏義孔疏納徵納聘財也春秋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

王氏應電曰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即四丈也凡布帛四丈爲一匹一匹兩端故又

謂之兩然則每端二丈每兩四丈十端五兩爲一束共二十丈也古者納幣不過於此故男女不至失時也後世昏娶論財男家以此責其婦女氏以此驕其夫南方遂以溺女成風禮之失也久矣反之其在士君子歟

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

陳氏澔曰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周禮地官遂人以樂昬擾甿注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疏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配以昏姻即順民意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氏彝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

史氏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

王氏應電曰骨月歸于土以掩藏為善故祔之離合聖人所不拘而死則同穴特匹夫匹婦之私情耳民有遷從而屑屑於遷其舊葬以祔其夫或婦者既使死者體魄不安亦使生者不盡人道而酖溺鬼神禁

之者裁民以義也此遷葬事由于夫婦之合故附載于此

華氏泉曰嫁殤𦊅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亦為嫁殤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于祖不祔于姑歸葬于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蕙田案遷葬嫁殤後世不惟習以為俗且以合葬為禮而分葬為非者有之矣女未嫁殉夫不以為非禮而旌其貞烈者有之矣此皆溺於欲而不循於理聖人申以明禁豈非風

俗民心之大閑哉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亡國之社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刑之不復以聽

王氏應電曰陰訟以淫辟而致訟中冓之事故曰陰亡國之社覆以屋而行刑辟者聽之必于此者以其事醜故于屋中不欲宣布於衆且自古犯淫亂者無有不至于敗亡故于此以自戒

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氏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有怨哉

蕙田案昏禮之見於經者惟儀禮士昏禮由士而上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下則為庶人而其禮不載蓋闕如矣家語孔子對哀公云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是天子諸侯有昏禮也又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是大夫有昏禮也惟庶人之昏辭無所見今考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又云以隂禮教親遂人以樂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於地官何也宗伯之昏禮以節文為主雖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重若大司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家室完聚内無怨外無曠故媒氏所掌曰會男女而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司無夫家者而會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昏何擇乎冰泮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也且不用令者有罰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於士大夫者乎此蓋庶人之昏也何也禮不下庶人也

右庶人昏

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　疏此一節緫明昏禮之義而拜迎于門外揖讓而升自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于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于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

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于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于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注酳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

成婦之義 疏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女也拜迎於門外以敬禮待之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卺謂半瓢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卺以酳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陳氏禮書棗栗腶脩贄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産腶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于舅

而舅拜之厥脩乃于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拜子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于階上者立于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于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注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于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注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是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于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疏此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陳氏禮書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于戶牖間其酌以醮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荅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于戶牖間猶冠者之醮于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方氏慤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于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于内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

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注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疏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諸婦謂娣姒之屬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禰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

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

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注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事猶立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注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雁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注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注先者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注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

傳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注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陳氏澔曰服元冕而致齋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元冕齋戒乎

共牢注牲俎也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太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注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注私之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注明當爲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　疏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于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

汪氏克寬曰案禮舅姑存成昏明日婦見舅姑共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擇日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于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曰生既不獲供養於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饋之禮明敬事之當完故曰成婦之義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耳然則廟見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為人子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于夫在中饋者其行也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此又禮之重也職或不修

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夫婦之道而後告廟焉此亦致敬于其所事也

曲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注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于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賀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

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

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宫事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注納女猶致女也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馬氏晞孟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為重

陸氏佃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酒下于夫人有事人之道而已

陳氏祥道曰傳曰凡公主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送女于楚而遠啓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于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

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以一作而為化育之始注陰冬也萬物翕聚于冬所以為發育之始也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注時謂婚姻之時窮天數即下文季秋冰泮之義承閉藏于陰而言矣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注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詩云將子無怒秋

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昏禮始殺於此注泮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釆桑昏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注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注聽宜為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注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注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

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注禮女不言外也事在共酒食而已注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門外之儀也注閫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為與閫外之事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得無非尤矣有善者則非其所宜者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燭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注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注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子者注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注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注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注謂其逆德也

無子者注謂其絕世也淫僻者注謂其亂族也嫉妬者注謂其亂家也惡疾注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注謂其離親也竊盜者注謂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注一也何休曰取作受不窮窮也與共更三年之喪注二也何休曰以其不忘恩也先貧賤後富貴注三也何休曰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重昏姻之始也

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爾雅釋詁嫁往也

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贄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雁贄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

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去不辭誡不告者蓋恥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絶火三日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

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殁亦婦入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灑埽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春秋曰紀侯來朝

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閒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内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皆

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乗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以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内也

卿大夫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緦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嫡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

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簒弑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於公宫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婦人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禄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

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母者示婦與夫一
體也禮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絶妬嫉之
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
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
隐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
内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
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

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蕙田案以上昏禮之義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宫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

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蕙田案此係男子守禮

詩國風柏舟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絶之注共伯僖侯之世子

列女傳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

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娶寡終身不改

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

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于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

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黄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

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
一理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嫌疑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
醮之房中結其衿縭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
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褵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

東海鮑宣妻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而吾寔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蕙田案以上女子守禮

韓非子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餓宮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美乃論宮中有

婦人而嫁之下令于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漢書匡衡傳衡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于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元

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

後漢書荀淑傳淑子爽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于地覩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

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

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寔

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改尚主之制

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

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

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

福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
跡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
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
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
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
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
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
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

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

蕙田案以上帝王重昏之義

文中子中說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世範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

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茍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
也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于相忽遂至于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

意極于責備則兩家同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于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于舅家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于姨家獨為姨氏所惡皆由玩意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于其初之過者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吝于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蕙田案以上男女擇昏之義

右昏義

易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

朱子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昏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

姤卦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

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

子以爲猶告也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注昏禮不可廢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疏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于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家不許壻而後别娶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于已故也

徐氏乾學曰或謂既納幣有吉日壻既免喪乃弗取而復嫁之似非禮之正何以為禮也不知壻免喪而女之父母使人請之以免喪所以須請也壻弗取而後嫁之必壻弗取而後嫁也若壻免喪而許娶則必取之矣此亦權禮之變也非壻必弗取而嫁之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于齊衰以下　疏男謂

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于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夫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于門內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于壻室皇氏以為就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于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然昏禮重于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注 復猶償也 疏 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

也又何反于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疏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不遷于廟不遷柩而朝于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取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壻于女

未有期之恩女子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注此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　疏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末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作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注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是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

通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黄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没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

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袵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即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

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途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於古而通于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衰幬未接歸葬其黨　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内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异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之

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耳　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恢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為難故為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途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還也恢答云荀令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

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令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令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為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脩婦禮是其失耳至于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

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于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閡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案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于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于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　准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于在塗或

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葢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于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昏姻王化

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案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爲不非之耶或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媿前賢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昏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令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為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為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為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為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

弟喪為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為昏主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衰嫁女之文虧違憲典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令之拜時事畢使歸昏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㮚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于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

別處所犯者輕濬曁爲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
子祭酒裴頠議以爲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
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己興此悉
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後等
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
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
貶黜輙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無王孫
恥奔之義失爲父之道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

無君子斡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耀登膺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顔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昏之禮不輕於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況虧淳創薄崇俗棄禮請免

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玄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議不責遷任徐州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玄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議鄭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之中可嫁女學者多失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

詔其子與瑯琊王昏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旣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此以令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令自非拜時未爲備禮麤是一致身交拜而已卽之于情有何不可且令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旣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濛女有同

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絶哭豈可成昏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爲聖人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流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郎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令乙亡如鄭玄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令於禮可得嫁景不蔡荅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

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令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令子同之其理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為復說稅與娶也令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

之也鄭君以為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案長殤大功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言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

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又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昏與不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絶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

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荅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于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況小功乎裕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忌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耳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于仲春會男女便云于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

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昏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取妻則已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于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于是崧依議爲兒昏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令歸重于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

則男不得昏向家是嫁女令是已子昏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令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又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末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為昏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于昏鄭尚書曰祖為昏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

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禮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耶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晋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强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

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品第二人令為第四請正黄紙梁州中正梁某言後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又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庚長史弟昏其姊祭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未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令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

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
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
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謂此
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以為聘納
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為斷禮無降
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于外生疑且有下殤小
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
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

父可而兄反不可令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案禮小功之喪不可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於降殺之內以行昏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

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于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耶固于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于和從受禮輕于納幣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為大功不可

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
乎斯不然矣李嵩為息邃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
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
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冠子嫁
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
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
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昏記稱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不云不可

嫁子者此便是得嫁也傳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為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絶哭之後可以娶妻至于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耳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傳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傳意謂本周而在大

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覲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耶又宋庾蔚之曰昔

為禮記略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輕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荅曰禮

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

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蕙田案禮記曾子問皆所以處昏禮之變也惟聖人可以權處變觀夫子之言可為義精仁熟而為萬世法矣雜記一條可補其略

通典所載晋人辨議深足發明

朱子文集答李繼善問孝述議親十年輾轉牽制尚

未成畢老母欲令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昏却是叔父姑從鄉族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更可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案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没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之命耶曰當受命于母然母

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公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撿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又問孝述又案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姑既歿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蕙田案此父沒兄期喪已畢牽于母服未除

而不便娶以叔父受母命主昏但不行盥饋亦禮之變也

又答應仁仲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令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令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户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為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為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

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蕙田案此既受幣而女死者遣歸不受無所處之亦禮之變或以女年十二者結姻而待年成昏可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

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皆致命其國然後義絶也將命皆謂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當以此為辭矣疏有司官陳器皿者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此諸侯禮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

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注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此卿大夫以下之禮也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

其得免于非乎

右昏禮之變

易歸妹歸妹征凶无攸利 注 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 疏 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娣姪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女弟是兄弟之行亦舉尊以包之也

彖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注 少女而與長男交嫁而以娣

是以說也　疏既係娣為勝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更有動望之憂故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注娣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少女以娣雖跛能履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注少女謂之妹從娣而行謂之歸初九以兄適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娣之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注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注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詩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江有汜美媵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音義媵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正夫人也　疏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

女嫁必娣姪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

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 箋媵者必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 疏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衆妾者以衆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也明可以兼姪娣也

春秋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 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

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娣必少于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人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疏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

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蠢愚不教故遣大夫隨

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注必以同姓者參骨月至親所以息陰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注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録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争欲媵之故善而詳録之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晉人來媵注媵伯姬也　左氏傳晉人來媵禮也注同姓故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媵注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疏惟天子取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非禮也

穀梁范注異姓來媵非禮楊疏何休以為異姓亦得媵故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是亦以異姓不合

媵也此媵不發傳者上詳其事見同姓之得禮異姓非禮可知

啖氏助曰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趙氏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為當矣若實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蕙田案杜注夫人媵娣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國三人者謂夫人本國娣媵二其餘兩

國各三人也夫女之多少難以懸定一娶九女特因其自有非必定三人也或本國之數多于三人或不及三人兩國之媵亦如是耳左公穀皆言異姓來媵非禮啖氏趙氏以為不然趙氏又謂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非禮恐亦曲說安知非晉衛二國媵不及數而齊人足之耶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

之注禮媵同姓適異姓令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

管子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

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滛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子不娶兩姓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

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為嫡

右娣媵

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䟽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

與娣皆得繼室經傳之說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昏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

## 右繼室

詩豳風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媒所以用禮也 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

周禮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疏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異類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注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

名　疏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昬姻之意後乃知名

坊記夫禮坊民之滛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公羊傳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孟子媒妁之言注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戰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

管子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淮南子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

又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因其好色而制昏

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待媒而結言所以防淫也

世範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

男富紿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紿女家則曰男家

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紿男家則厚許其所遷

之賄且虐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昏則責恨見欺

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

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右媒妁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